

忽有酸甜溢心头

◇ 李欣欣

“山楂糕，酸甜美味的山楂糕……”前几日下午下班后，我在小区门口听到这样的吆喝声。我走近一看，透明的玻璃罩下，一块块鲜嫩暗红的山楂糕整齐摆放着，我买了两块品尝，酸甜的味道触动了我的记忆。

2002年，12岁的我上了初中，镇中学距离我家七八公里，在那个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，我被迫选择了住校。这是我第一次住校，我像个离群的孤雁一样，既孤独又委屈。放学后，看着其他同学欢蹦乱跳地回家时，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。

母亲担心我不适应住校生活，便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，我和一位女同学结

伴住在了一起。哥哥比我大2岁，他上初二，喜欢跑步，长得高高瘦瘦的。放学后，他总邀请我一块儿跑步，我的情绪也慢慢缓解。

冬天，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落满了大地，白茫茫的世界一片寂静。天气变冷，晚上，我坐在出租屋里，望着漫天的雪花，泪眼迷离中，我仿佛回到了温暖的家中，母亲正在做晚饭，她掀开热气腾腾的锅盖，糖醋排骨的香味儿扑面而来……

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不敢贸然开门，轻声问道：“是谁呀？”“是我呀！”熟悉的声音通过门缝传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看到哥哥不停地搓着双手，身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雪花，头发和眉毛也染

上了一层白霜，像一个小老头。他往手里哈着热气，嘴里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就被冻在空气中。我赶紧示意哥哥进来，哥哥摆了摆手，打了个寒战说：“我不进去了，就是来看看你，怕你再想家……”说着，他像变魔术般从怀里拿出一块山楂糕，山楂糕还有余温，握在手里又软又弹，酸酸甜甜的味道格外好闻。

我惊喜地问道：“哥哥，这是在哪里买的啊？”“就在操场旁边的巷子里，我尝了一块觉得好吃，就给你买了一块，你快尝尝吧。”哥哥说。我强忍着眼泪，静静地望着哥哥远去的背影，直到消失不见。

我吃了几口山楂糕，酸酸甜甜的味道触动着我的味蕾，也触动了我的心

扉。这就好比我当时求学生涯——日子虽苦，但是读书有甜。此后，我把难熬的时光化为一个个难背的单词、一道道难解的数学题……哥哥给予我的温暖好像一道光，照亮了一个又一个漆黑严寒的夜晚。期末考试时，我从入学时的年级第十三名一跃成为年级第一名。

时间一去不复返。多年后，我和哥哥相继考上大学，毕业后，我们都不约而同进入了教育行业。每当冬季飘雪或在生活中遇到磨难时，我就会想，人生就好比酸酸甜甜的山楂糕，酸中有甜。百般滋味，如人饮水，唯有坚强和奋斗，才能化荆棘为坦途，在苦涩人生中品味出别样甘甜。

我的家乡是典型的北方农村。冬天一到，人们就开始“猫冬”了，这也是乡村最安静的时候。

如果这个季节来乡村做客，饭桌上准有一道菜，让人吃得热乎，名曰炖白菜。

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百菜不如白菜。由此可见，人们对白菜的喜爱程度。到了深秋，家家户户都把种的白菜囤积起来，以备度过漫长的冬季。大白菜便于储藏，简单的食材可以做出许多菜肴，诸如炖白菜、炒白菜、酱白菜，还可以包饺子，整个冬天，人们就与大白菜“相依为命”了。

在所有的吃法里，炖白菜是最常见的家常菜。白菜与豆腐、土豆一起炖，尝着清鲜，吃着实惠；与肉类、鱼类同炖，鲜美可口。

老一辈人习惯用大铁锅炖白菜。他们说，大铁锅炖出的白菜口味地道，既有白菜本身的味道，营养也不会流失。将荤油、葱花放在锅中炸，再放新鲜五花肉翻炒，然后将切好的脆嫩白菜放到锅里翻炒，加上水，放少许盐，撒些姜片、葱段、花椒等作料，盖上锅盖。灶膛里填满柴火，旺旺的火苗舔舐着大铁锅底，等锅盖里冒出缕缕白气时，白菜的香味扑鼻而来。

吸收了肉和汤精华的大白菜是最好吃的。不同的人炖的白菜味道有所不同，把对生活的热爱、对家人的情感融入其中，炖出的白菜才有滋味，那是幸福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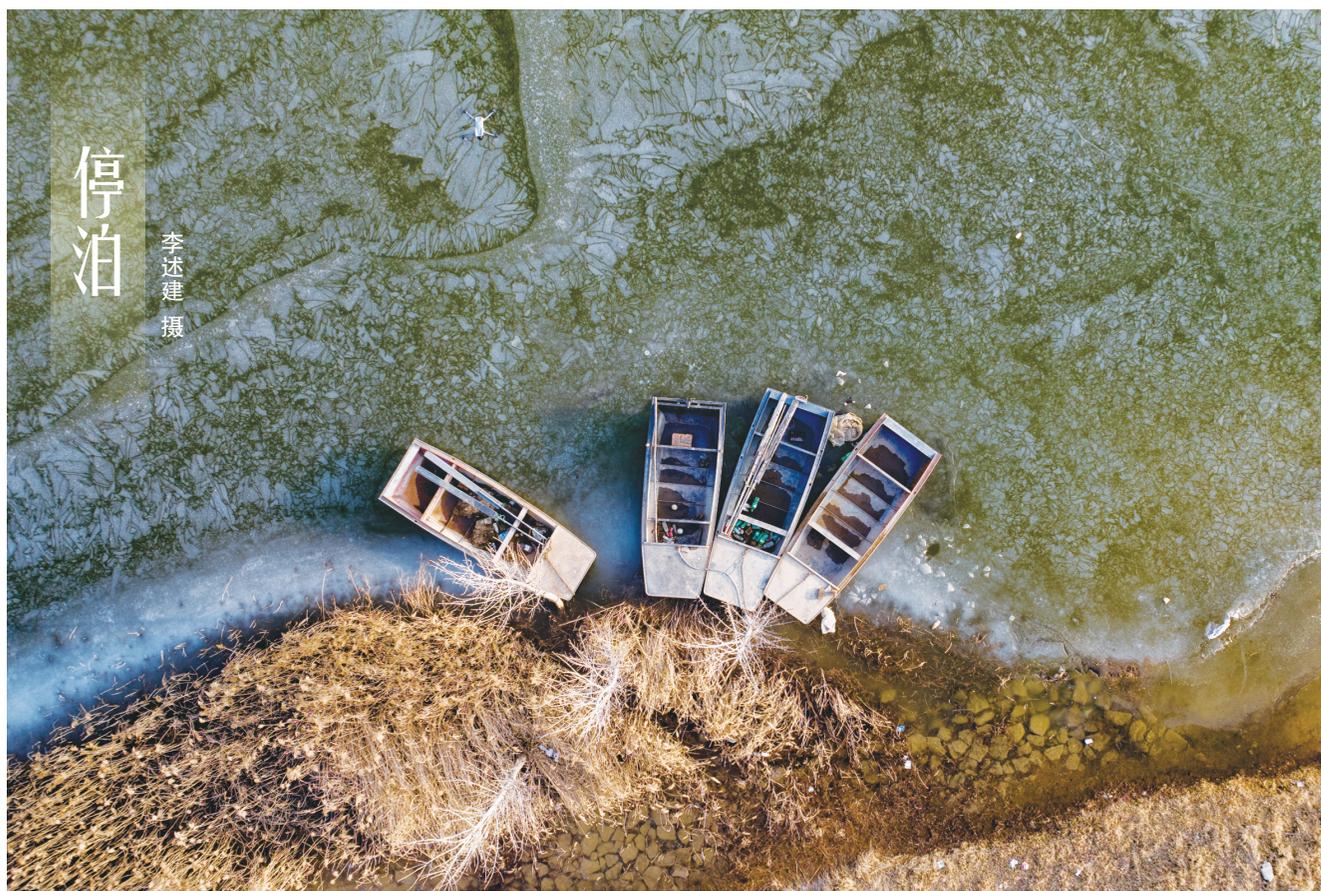
冬日里，一家人围在饭桌旁，醇香的白米饭就着一盆热气腾腾的炖白菜，吃得酣畅淋漓。

小时候，这个季节，母亲常在大铁锅里炖白菜，并在锅边蒸一些黏豆包。那时生活清苦，菜里没有肉，只是放一勺猪油，但每顿饭都很可口。黏豆包的香味、炖白菜的香味、亲情的味道萦绕在我的记忆中。

如今，在冬日，老一辈人还是习惯吃炖白菜，这种味道是乡愁的味道，能唤醒美好的回忆。

冬日炖菜香

◇ 于春林



停泊

李述建摄

故乡的路

◇ 高明久

我不知走过多少条路，唯独在故乡的路——聊滑道上留下的足迹最多、印痕最深。

提起聊滑道，东阿县无人不知。它是从聊城到东阿县大桥镇滑口的一条公路。

记得小时候，聊滑道从赵庄村、董固街穿过，在我们村北蜿蜒向东，又穿过王庄村、大秦村到达铜城街道，再到黄河边上的滑口。实际上，这是一条坎坷不平的人行小道，路两旁都是庄稼，偶尔有辆汽车路过，路就显得很拥挤。

我曾不解地问老师：“这条路为什么叫聊滑道？”老师解释：“滑口是黄河上的一个渡口，从聊城到河东（黄河东岸）去济南，必须从滑口乘船过河，没有其他路可走。因为有黄河阻隔，路通不到济南，所以就把这段路称为聊滑道。”

有年清明节，老师带领我们祭奠革命烈士时，又提起了聊滑道。“这段路虽然狭窄弯曲，但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它是

一条英雄的道路。”老师说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们村西的花牛陈和村南的姚庄被日本侵略者占领，村东一带是解放区。我们村就成为双方“拉锯”的地方，聊滑道就成了八路军与敌斗争的交通线。

当年，前秦村有一位足智多谋、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战士张振海，他骑车技术好、枪法准，常到附近村庄送信联络。有一次，他骑车到我们村开展工作，走到村东的高粱地时，发现一小队日伪军出来“扫荡”。当时，他如果掉头逃跑或者单枪匹马正面作战，必定被日伪军乱枪打死。高粱地东有条南北小道，张振海以高粱地作掩护，骑着车双枪轮番开火，从北到南，再从南到北进行射击。敌人被激烈的枪声打蒙了，误以为中了八路军的埋伏，掉头就跑。跑出去两三公里，不见八路军追击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回过头来再想追赶的时候，张振海早已没了踪影。

1958年，有关部门对聊滑道进行科

学规划设计，避开村庄，截弯取直，加宽路面，抬高路基，取土筑路，一条崭新的聊滑道延伸向远方，路旁还有一条班滑河。路行人多，便利交易广。人流产生了信息流，信息流带来了物资流。新聊滑道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，而且富裕了百姓生活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聊滑道完成沥青路面摊铺，出行更加便捷。当时，我正在读初中，第一次骑自行车上学，走在路上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摇头晃脑，弯腰快蹬，车子疾速向前，班滑河迅速向后，我心情畅快，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诗：

君行聊滑道，运河弃路旁。

心读千丛书，目舒穷远方。

国家投资建设黄河大桥后，结束了小船摆渡两岸来往百姓的历史。

聊滑道，故乡的路，不知走过多少代人，留下了多少足迹，走出了多少辉煌，这条道路也将永远印在史册里。